



天下第一楼

何冀平 过士行 杜家福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德聚福

天下第一楼

何冀平 过士行 杜家福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下第一楼/何冀平, 过士行, 杜家福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4

ISBN 7-5302-0730-X

I. 天… II. ①何…②过…③杜…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0790 号

天下第一楼

TIANXIA DI YI LOU

何冀平 过士行 杜家福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880×1230 32 开本 17.75 印张 511 千字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 000

ISBN 7-5302-0730-X

I·713 定价: 26.00 元

民国初，出身贫寒的卢孟实，受老掌柜唐德源临终之托，掌管“福聚德”。

卢孟实胸怀做京城名掌柜、盖第一所饭庄大楼的远大抱负，奋发有为，求变图强。他精明干练，善用心机；他把握商情，经营有术；他知人善任，调度有方。几年间，在御厨刘金锭和红颜知己玉鸪儿的倾心协助下，成功地化解了张勋御赐宴、张作霖战场军宴、吴佩孚帅府夜宴的危机，终将“福聚德”做成名噪京城的大饭庄子。

正当“福聚德”大楼落成，卢孟实志得意满，欲大展身手时，不想却被气量狭窄的两位少东家以老掌柜临终一纸遗言无情地辞退了。

本书是同名电视剧的小说读本，读者在欣赏电视剧的同时，亦可从本书中得到纯粹京味文学的艺术享受。



天下第一楼

tian xia di yi lou



剧照摄影 韩杰 白小妍

试读结束，需要全文请点击购买www.dongxiangbook.com

天下第一楼

ian xia di yi lou



天下第一楼

tian xia di yi lou



天下第一楼

tian xia di yi lou



第一章

肉市口是北京前门外一条最热闹的胡同，路两边都是饭庄子。饭口的时候，各家饭庄忙着煎、炒、烹、炸。这一年，是公元一九一七年，张勋的辫子兵，辅佐小皇上溥仪重登大宝，清朝又复辟了。遗老遗少们翻腾出箱底的朝服，续起真真假假的辫子，满大街跑的都是祖宗。按照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表示心情愉快的唯一方式，就是“吃”。肉市里回光返照似的闹腾起来，又行起请安礼的人们，相让着步入其中的饭庄。整条街上人声鼎沸，车水马龙。正阳楼的涮羊肉，东兴楼的黄焖翅，丰泽园的红烧海参，福聚德的烧鸭子……各种色、香、味俱全的菜肴出锅，菜香飘满街市。

各家饭庄子跑堂的招呼客人，伙计们站在门前，吆喝着自家的拿手菜肴及掌灶厨师的绰号大名，食客们不时从各种车中轿中走出。

在肉市口，有两家经营烧鸭子的大饭馆（当时烤鸭叫烧鸭子，烤鸭是现代的叫法），除了著名的老字号福聚德之外，另一家就是对门的适意居。那会儿，卢孟实还在适意居当账房，与福聚德只是隔街相望。

福聚德烧鸭子店已经传到了第三代。当年的唐老掌柜创业的时候还是个年轻的后生，操着一口山东荣成的口音，在正阳桥头，御用辇路的石板道旁，用两块石头支一条案板，摆了一个卖生鸡鸭的小摊儿，没承想，买卖从此就做了起来。唐老掌柜的为人和气，买卖公平，生意越做越精，直至用一枚枚辛苦钱在饭庄林立的前门脸

儿买下一小块铺面房，立下他的百年基业——福聚德。那是道光十七年的事了，而如今，福聚德老唐家的家业传到现在，却遇上了坎儿。对门的适意居和福聚德明争暗斗已有些时日。在这生意兴隆的日子口，两家馆子这几日都是灯火通明，客人络绎不绝，掌柜的变着方儿地争着把客人请进自家的店门。

一排大红灯笼在微风中轻轻摇晃着，红彤彤的光亮映着店里喜气洋洋。福聚德家的二掌柜王子西站在大门口，朝着对过儿的适意居，故意提高嗓门吆喝着自己的小徒弟：“福顺，去元兴楼取二十个烧饼，一百张荷叶饼，要热乎的！”“唉！”福顺应声从王子西手里接过两个竹牌子，抬脚就跑。

适意居的二掌柜花鼻子这会儿也站在自家店铺门口，看对面的王二掌柜摆出架势，也不甘示弱地尖起嗓门叫道：“二有子，去元兴楼取四十个烧饼，二百张荷叶饼，要现烙的！”明眼的人都看得出来，这显然是在对着干。花鼻子因鼻子上长着几颗麻子而得名，个头不高，却很鬼。二有子看见花鼻子使了个眼色，立即心领神会地“唉！”了一声，就撒丫子跑了出去。花鼻子揣着手，倚着门框，瞅着二有子的背影，还不忘捎上一句：“有客等着哪，快着点儿！”

元兴楼跟这两家烧鸭子店在一条街上，是专门卖饼和烧饼的。当时烧鸭店铺不自做面食，都是外买。

小伙计福顺一路小跑着到了元兴楼，他气喘吁吁地说：“掌柜的，福聚德的，拿二十个烧饼，一百张饼！”元兴楼的掌柜说：“好嘞，我给你拿。”说着，就去里屋取饼。“要热乎的！”福顺又嘱咐一句。

“全是新烙的！”掌柜的话音儿未落，适意居的小徒弟二有子也跑了来。

二有子先瞥了福顺一眼，一股子不屑一顾的样儿。福顺也没好气，狠狠瞪了对方一眼。“掌柜的，适意居的，要四十个烧饼，二百张荷叶饼！”“稍等，烧饼正烙着呢！”掌柜的说。

“客人等着吃，我立等就要。”掌柜的皱了下眉头说：“给他们拿完就是你的，马上就得。”二有子看着福顺，急得跳起脚，高声说道：“不行不行，你得先给我拿。”



掌柜的知道适意居的厉害，犹豫了一下，面有难色地转脸看了看福顺说：“福聚德的，他急，要不你先叫他拿走，我给你烙新的。”

福顺一听，也急了：“哎，他急我还急呢，有先来后到没有？”

二有子冲着福顺，大着嗓门嚷：“我们的客等着呢！”“我们的客也等着呢！”福顺跟他争起来。二有子依旧一股子不屑的神情说：“得了吧，你们有客吗？”福顺说：“告诉你，不比你们少！”“得了，屎壳郎坐在鞭梢上——”“你……你什么意思？”福顺一急就结巴起来。二有子得意地说：“自以为腾云驾雾，不知道死在眼前！”“谁，谁……是屎壳郎？谁死在眼前？你小子别仗势欺人！”“就仗势了，你怎么着？我们东家瑞爷的爸爸，是宫里头包哈局大总管，专管烧烤，凡是宫里的烧鸭子全是我们供奉！”福顺气不过，嚷嚷着：“宫里的总管怎么着？皇上也得讲理呀！”两人你一言我一句地争起来，元兴楼掌柜的只好劝。

二有子蛮不讲理，冲着掌柜的瞪起眼来：“不行，我就得先拿，今儿你要是给他，我们适意居就不跟你们元兴饼铺订饼了！”“别价呀！都是老主顾了。”掌柜的说，哭丧着脸瞅着福顺说，“瞅我的面儿，福聚德的，就先让适意居拿走吧，你就算关照我了。”掌柜的说，将给福顺的饼，先给了二有子。二有子收起热腾腾的饼，神气活现地瞥了福顺一眼，扬长而去。“什么东西！”福顺心里骂着，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这边王子西左等右等不见福顺回来，倒见二有子提着一篮儿饼跑进了适意居。他心里琢磨着，福顺这小子，不定跑到哪儿玩去了。正想着，却见福顺没精打采地从当街走来。

“怎么这么半天才回来？又贪玩看乐子去了吧？”王子西没好气儿地说着。“您还说我？我……”福顺话还没说完，就呜呜地哭了起来。“又哭，又哭，这还没说你呢，就哭。”王子西说着，“什么时候才改了你这贪玩的毛病？！”

福顺揉着眼睛，嘴里的话说得语无伦次：“本来是……是咱们的，让他们抢了……呜，呜，还骂人……”王子西停住手，拧起眉

头问：“说话别不着四六的，一句一句，说清楚了。”

福顺拧过身子指着对过儿的适意居说：“二有子不讲理，咱们的饼，他非要先拿……还说咱们饭馆子没生意！”

“又是适意居。你也长着嘴哪，你不会也骂他呀！”

“我……骂了，可……元兴楼的掌柜的也向着他，把咱们的饼给他们了，呜……”福顺越想越委屈，哭得反倒厉害起来。

“哼，适意居，霸道得都出了圈儿了！”

福顺接着说：“二有子说，他们东家瑞家是宫里的大总管……”

王子西心想，别动不动就拿宫里来压人，不就是他们东家的爸爸瑞泽，管着御膳房的包哈局嘛！“宫里的烧烤全让他们包了，还不知足……”王子西说着，狠狠地“呸”了一声。

这时，小生子往烤炉间里抱花生壳走过王子西身边，一不小心撒了一地。王子西见了，没好气地唠叨着：“叫你小心点了没？快扫起来！”小生子说：“二掌柜，罗师傅说，再用花生瓜子壳子烤鸭子，他就不干了。”本来窝了一肚子火的王子西，听了这话更是来气：“我倒想烧整根的秫秸呢，钱呢？让他凑合点儿吧，烧杂合壳子这事可不能让老掌柜的知道。”小生子说：“不是我，是罗师傅说的，他说，这些杂合壳子火太软，烤出来的鸭子皮不酥，砸他的牌子。要是再用，甭说他不干了，我都……”

王子西支走了福顺，转脸儿冲小生子嚷：“他不干了，你也不干了，两位少掌柜的又不着柜，外头欠着一屁股两肋账，这个哭那个闹，都让我掙着，干脆都甭干了！”

正说话的当口儿，穿着号衣的王巡警走进店里，手里拿着纸糊的龙旗，叫着：“挂龙旗，挂龙旗了，哎，王二柜，你们福聚德怎么还不挂龙旗呀？”王子西扭脸瞅见王巡警，一脸堆笑忙招呼着：“噻，正说去估衣铺买一面，又抽不出人来。噻，您瞅我这儿忙的……”

巡警摘了帽子，坐下说：“这皇上登基都两天了，你们还不挂龙旗，想反对帝制呀？”

王子西赶紧解释：“您瞅您说的，里头外头就我一个人，就快



扯成八瓣了。”“得，老交情，我卖你一挂吧。”王子西听了，点头哈腰，赶紧交了钱，拿了一面龙旗道谢。巡警揣了钱提醒道：“小心拿着，是马粪纸糊的。”话音未落，他端详着王子西说：“您这辫子怎么瞅着这么假呀？”说着就用手揪。

“哎！您悠着点儿。”

巡警笑了，阴阳怪气地问：“这是续的还是假的呀！”

“前些日子说是民国了，辫子都得铰了，这些天又说帝制了，辫子都得留上，好在我那儿存了点马尾儿，我就续上了……”

“你这可是对皇上不敬。”

王子西嘿嘿一乐，顺手拿了包炉肉丸子，说：“您就高高手得了，这个拿回去熬白菜吧。”巡警接了炉肉丸子站起身说：“得了，都不容易，凑合着吧。”说完了转身走了。

福聚德的老客张三爷酒足饭饱了，起身离席出了雅座，堂头常贵小心引着路。这张三爷是王爷的后代，有名的公子哥儿，整天在外边泡馆子，是京城里出了名的食客，他身后的“傍爷”是专门陪主子吃饭的奴仆，嘴刁得很。

送到大门口，常贵问三爷：“您吃着还行吗？”“鸭子还不错？”三爷转身问“傍爷”。“傍爷”咂摸着嘴，说：“味不错，就是皮不够脆，好像是火头不够硬……”

常贵心里着实慌了一下，赶紧解释：“两位爷真是吃主儿，什么都瞒不过您的嘴去。都是天气的缘故，这几天老下雨，鸭皮晾不干。”

三爷打开折扇，在手头晃着：“常贵，你小子别糊弄我。”

“您两位吃过见过，我再糊涂也不敢糊弄您二位。这么着，等雨天过去，您再来试试，保准鸭皮脆得跟排叉似的。”

三爷环视着四周围说：“要说你们这儿可该修了，门脸又小，门面又旧，里头黑蒙蒙的。你看看对门儿适意居多敞亮。要不是你们是老号，有名声，鸭子好，我们就奔适意居去了。”

常贵说：“瞅您说的，您不照顾我常贵了？！可话说回来，老有老的味道，您看看我们这门脸，同治年间的，您一边吃鸭子，一边

欣赏古董。”

“你这张嘴，烤熟的鸭子都能叫你说活了。”三爷说笑着给了王子西赏钱。

常贵把三爷送出门口说：“就怕没伺候好二位爷，盼二位爷常来光顾，给小店门面增光。”

送走二位食客，王子西走到常贵身后吐出一口气，问道：“没挑出什么毛病吧？”

常贵擦了把汗说：“唉，搪得过今儿搪不过明儿。那个刁嘴的三爷已经吃出火候不对了。王二柜，咱们福聚德是老号，怎么也得对得起这三个字，咱们的鸭子、葱、菜有一样不好，就是把主顾往适意居请。”

王子西叹了口气：“你以为我不想，柜上内有常支外有欠，我没法干。”

常贵说：“要说这几天皇上登基，街面上够热闹，生意还算成，这么干怎么会没进项？”

王子西一劲儿摇头，到柜里拿出账簿来说：“我让你看看这账，大少爷请名角支了五百，二少爷给精武会捐款拿走一千，他们跟我要，我敢说不给吗？老掌柜说我挺不起来，我也得听着。没钱，只有一天天这么对付，哪天福聚德关了门还得说是我闹的。”

“唉！”常贵一拍大腿，叹道，“自从老掌柜的一病，两个少东家当家，这买卖真是一天不如一天。我看对门也看出来了，跟咱们较上劲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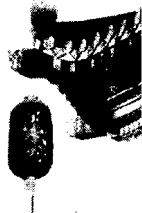
王子西环顾四周，见没人便把嘴贴到常贵耳根：“最要命的是欠的这些账，要账的钱师爷说了，再不还钱，就派人来砸了。”“啊？来人砸庄子？我的妈，这得丢多大人哪！”

王子西叹了口气：“要来我也挡不住。”

常贵说：“老掌柜是个要面儿的人，说什么也得瞒住了。”

“哼，只怕瞒过初一，瞒不过十五呀！”俩人说着，面面相觑，感叹不已。

烤炉的师傅罗大头站在烤炉前烤着鸭子。他膀大腰圆，头大如



斗，说话气粗如牛。烤炉烧着火，红光闪烁，照着罗大头的光头上，渗出一层细密的汗珠子。烤炉有些旧了，却还算好使，炉的两边挂着一幅红纸对子，左边写着：金炉不断千年火，右边则是：银钩常吊百味鲜。上边横批：一炉之主。

“师傅，火还是不旺。”徒弟成顺小心地在一边儿打着下手，他知道师傅最近心情不好，“师傅，要不要再添些花生壳子……”

“添个屁，再添也烧不出脆鸭子皮。”

正说着，王子西走了进来。罗大头一见王子西就发起了火。

“告诉你啊，我不干了！”

王子西不敢得罪他，佯装着嗔怪的样子说：“又来了不是？烤鸭烤鸭，就看你这烤炉的，你不干了，我们都得散伙。”

罗大头一咧嘴，嚷道：“哎，自从我大罗学徒起，就没待过这么窝火的饭庄子。二掌柜，今天都几号了？该算大账分红了吧？这几天了，两位少掌柜的没露过面，一个上武术馆，一个泡戏园子，他们的福聚德不想干，我不能跟着一块糟蹋手艺！”

王子西一劲儿地紧着摆手道：“我的祖宗，你小点儿声。外头还有座儿呢！”

“二掌柜的，”罗大头用手指头点着王子西说，“我先把话说下，要是少分我半成，我拔腿就走人！”

常贵听这边有事，赶紧跑过来劝道：“大罗，大罗，咱们冲老掌柜的面子。”

“我对得起他们。”罗大头拍着心窝子说，“庚子年八国联军烧了前门脸，要不是我从火里抢出这块匾来，就没有今天的福聚德！”

“行了，鸭子该出炉了！再烤就糊了。”王子西在一旁岔开话儿，成顺刚要上去开炉，被他师傅罗大头一把推到一边。成顺缩着脖子，吓得够戗：“我……我想帮把手。”

“又想偷手艺？有我在，你就不许往前靠！”

“师傅，我是怕您累着。”

罗大头骂道：“还油嘴滑舌！”说着，一巴掌打了过去，“还不给我躲开！”

这天，日头特别毒，阳光透过天空中仅有的那一块白云，火辣辣地洒在肉市口的街面上。在适意居当账房的卢孟实这会儿正走进街，远远地瞅见一个算命瞎子在街口刚支了摊儿，他走到瞎子身边，用袖口擦了擦脸上的汗。

算命瞎子已经感觉到有人站到跟前，他翻起白眼珠，好像努力地要看看过路人是什么命相。“贵庚？”

“虚岁三十二。”卢孟实坐到瞎子对面，天太热，他心里有点儿烦。

“问风水，问自身，问六甲，问前程？”

“唉，犯小人，老是被小人所害。”他没好气地说。

“拿手来。”

卢孟实乖乖地伸出手，瞎子拿过他的手掌好一阵摸，他能感到瞎子手上也有汗。

“倒是个生来贵相格，有威仪，主贵，可惜，掌纹离乱，凡事均有阻碍。”卢孟实想，瞎子说得还挺对，至少凡事均有阻碍说得没错。

“这倒有些理儿，不知怎么了，干什么都不顺，专门有人跟我做对儿。”

瞎子的反应倒是平静，他继续说：“空有其才，不得施展。有日月之明，必有水火相济，水泽所行为艮所止，阳明欲丽为坎所陷，实为蹇难之相。好在掌中有纹，上通下直，一贯冲顶，必有十年大运。”

“先生的意思是我还有转机？”卢孟实听瞎子的话，似乎还有希望。瞎子松了他的手，不紧不慢地说：“应有富贵之相。但必须坐上八抬大轿，才得施展。”

卢孟实听了这话，低头一笑：“你也看出我有坐轿之相？听我娘说，生我的时候，做了一个梦，就看见吹着打着，八抬大轿里，坐着个胖小子……”说完，他不由得抚着腰间一块轿子形的玉佩，想了想又说，“可惜，让她老人家空欢喜一场。”

瞎子平静地说：“我摸你手中有力，厚实如棉，男手如棉必有一步好运。只是运来时千万抓住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有轿



子来抬你，你可得抬脚就上。”

“我上哪儿找轿子去呀？”卢孟实一脸苦笑，说完往瞎子盘子里放了个把铜钱。

适意居这几天，生意也是比往日里好做。晌午的时候，花鼻子来到厨房数冷荤熟肉。数着数着，他觉得不对，就问大张：“昨天那块酱肉呢？”大张说：“放了好几天了，今天早上卢先生叫我扔了。”

花鼻子一听，马上火了：“谁让你扔的？”大张说：“账房卢先生。”

“卢孟实？他算老几？适意居谁当家，你听他的！”

大张申辩道：“卢先生说，肉都臭了，再放就长蛆了，不能再卖了。”

花鼻子小眼儿一瞪：“他管得倒宽！你们这些东西，全都吃里扒外，连吃带拿，没一个好东西。我每天数一遍，哼，要是谁偷着吃了，让我查出来，马上禀告东家，倒赔还得给我卷铺盖回家！你扔的酱肉从你和卢孟实的月份儿里扣！”

大张心里愤愤不平，可嘴上不敢说什么，众人也是敢怒不敢言。

有几批客人进了适意居。饭堂里面响起跑堂的招呼声。花鼻子有意高声地朝着福聚德叫着：“来了您哪，吃鸭子，外酥里嫩焖炉的！二有子，客又来了，荷叶饼、烧饼还得预备着！”

“是了，二掌柜！”二有子进了厨房。

跟着客人身后，卢孟实也回来了。花鼻子这会儿瞅见他就把眼一瞪，问道：“你上哪儿了？”卢孟实说：“我出去要账去了。”

“要账去了这大半天？想干不想干，不想干就另谋高就，我这儿不养闲人！”

“账我已经结出来了。”卢孟实说着，赶紧把这几天的账拿出来，“出纳和收支有些对不上数儿。你支出去的钱都没上账。”

花鼻子听了，马上急着道：“谁说对不上数儿？谁没上账？你这是想讹我，是不是？告诉你，适意居是我大表姐家的买卖，东家